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
阅读类

美好心灵

刘宝恒◎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
阅 读 类

美好心灵

刘宝恒◎主 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刘宝恒主编. —长春市: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2006. 6

ISBN 7-5601-2846-7

I. 中… II. 刘… III. 知识读本 IV. G. 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1322 号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

主 编	刘宝恒
责任编辑	梅亦霖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32 开
印 张	212
字 数	45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1-2846-7
定 价	808.80 元(全四十八册)



目 录

旅店之夜	(1)
水仙花一样的玛格丽特	(4)
玫瑰色的眼镜	(7)
耶利哥的玫瑰	(9)
我觉得我赢了	(11)
一滴水	(13)
晨光的翼翅	(14)
信 任	(17)
需要勇气的时刻	(20)
经 历	(22)
地图的魔力	(26)
荒 野	(30)
白皮鞋	(34)
重修旧好	(37)
她的情郎	(39)
一颗善良的心	(45)



初 恋.....	(49)
快乐真谛	(53)
最近有人见过我吗	(55)
患难朋友	(58)
迷宫历险记	(63)
西瓜的滋味	(68)
禁 忌.....	(75)
誓 言.....	(78)
读你已迟	(82)
管家人人	(84)
门前天使	(87)
诺 言.....	(90)
三颗桃核	(92)
海鸥之死	(94)
九月之歌	(97)



旅店之夜

西格弗里德·伦茨

夜班门房带点歉意地耸了耸肩：“这么晚，您在任何地方都租不到单人房的。”

“好吧，”施瓦姆说，“我租下这个床位。只是那个我要与他在一个房间里过一夜的人，已经在房间里了吗？”

“是的，他已经睡了。”

施瓦姆关上门，用手摸索电灯开关。突然，他身边一个低沉却有力的声音开始说话：

“住手，请您别开灯。如果您保持房间黑暗，那是帮我大忙了。”

“您已经在等我？”施瓦姆惊恐地问，然而他没有得到答复。陌生人又说：“您不要被我那副拐杖绊了，小心点，别摔倒在我的箱子上，箱子大约在房间中央。您沿着墙走三步，然后转身向左，再走三步，就能摸到床杆了。”

施瓦姆听从指挥，到了他的床铺前，脱了衣，钻进被窝。

“顺便说一下，我姓施瓦姆。”

“您到这里来参加会议？”

“不。您呢？”

“不是。”



“因公出差？”

“不，不能这么说。”

“或许我乘车进城有非常特别的原因，每个人都有特别原因的。”施瓦姆说。一列火车正在附近的车站里调轨，地面震动着，睡着人的床颤抖起来。

“您想在城里自杀？”

“不，”施瓦姆说，“难道我看上去像自杀的样子吗？”

“我不知道您外表如何，”另一个说，“天黑了”。

施瓦姆解释道：

“我有一个儿子，先生，一个小淘气，是为了他我才乘车到这里来的。”

“他住在医院里？”

“他身体健康。但他极其多愁，要是有一个阴影落到他身上，他就会作出反应。”

“那么他毕竟住医院了。”

“不！”施瓦姆叫道，“我已经说过，他各方面都健康。但是这个小家伙天生一副脆弱心肠，所以他受到了威胁。”

“为什么他不自杀？”

“真是的！您为什么提这种事？不，我的孩子是由于以下原因受害的：他总是一个人上学的，每天早上他一定在一个道口栏杆那儿等候，直到火车开过来。接着他站在那里，挥手，使劲地挥手，然后绝望……”

“然后他上学。他回到家，就变得心烦意乱，不能做家庭作业，不想玩，不讲话。如今这种状况已有几个月了，整天这样。”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做呢？”

“您瞧，”施瓦姆说，“奇怪的是，孩子挥手，旅客群里从来没有人回过来向他挥挥手。他把这件事深深地记在心里，以致我和我的妻子极为担心。当然我们不能强迫旅客们这样做，不过……”

“您想通过乘早车向小家伙挥手来消除您孩子的伤感？”

“对。”施瓦姆说。

“小孩子们与我毫不相干，”陌生人说，“我甚至恨他们，由于他们的缘故，我失去了我妻子。她死子第一次分娩。”

“这使我感到难过。”

“您到库尔茨马赫去是不是？”

“是的。”“坦率一点说，您不为欺骗您的儿子感到害臊吗？”

施瓦姆不由怒从心起，回答说：“您敢冒昧地说这种话！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他躺着思考了一阵，后来睡着了。

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断定只有他一个人在房间里了。使望了望钟，吓了一跳：离上午开的那班火车只剩5分钟了。在使赶到火车站时，检票口已经关上。

当天下午——他不能再在城里逗留一夜——他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

孩子给他开了门。孩子兴高采烈，朝他扑了过去。用拳头敲打使的大腿，喊道：

“一个人挥了手！一个人长时间地挥了手！”

“用一根拐杖？”施瓦姆问。

“对，用一根棍子。他把手帕绑在棍子上，从窗里伸出来，长



时间地举着它,直到我不能看见它。”

水仙花一样的玛格丽特

B1 钟

真出乎我的意料,“玛格丽特最优助教奖”的获得者竟然是我!

专题报告会议室和平时没有什么异样,发奖仪式十分轻松随便。我几乎没听见院长和系主任讲了些什么,一个分辨不清的、忧伤的旋律在我耳际萦绕着。就是这间会议室。秋日的阳光也是这么炫目地透过玻璃窗,投射到深红色的地毯上。那是我第一次听专题报告,由玛格丽特讲授。

玛格丽特比平时穿得更整洁端庄些,白色衬衫外套着一件墨绿色的西装上衣,下装是她一向喜爱的长裙。金发整齐地垂在肩上。她那清晰的口齿、严谨的逻辑、聪颖的目光吸引了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

玛格丽特是我们自控专业唯一的女研究生,是 McGill 大学本科荣誉毕业生,全部成绩都是 A。办公室的小伙子们告诉我,一门功课如果 15 个学生中只有 1 个人能得 A,那么,这个人就是玛格丽特。

她聪慧超群,任何时候问她问题,只要稍加思索,她就会深入浅出地讲得头头是道,那双灰紫色的大眼睛放射出热忱、睿智



的光彩。

一天黄昏，玛格丽特很兴奋地问我：“江，你知道吗？中国最近在蒙城举办瓷器展览。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吗？你做我们的向导，还可以练一下英文。”

那天在展览馆，我结结巴巴，连比带划地给同伴们讲中国古代的发明、故事和历史。玛格丽特看任何一件瓷器都格外认真，她特别喜欢听中国古代的传说和神话。忽然，她脸色发青，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渗出来，手撑着墙壁让右腿悬空。

“我真喜欢嫦娥奔月的故事，真的。”好一会儿，玛格丽特一边擦着汗水一边对我说。她注视着对面那尊嫦娥奔月的瓷塑。

“呵哈，你有点像那个瓷塑中的嫦娥！”我不知怎么想出这句话。

“唉呀，那漂亮的衫裙挂在我这宽肩上，准像个仙妖！”“哈哈……”我们一齐笑了，笑得很开心。

那天下午，我走进办公室，大家正围在一起谈什么，个个神情沉重。我一进门，Mike 劈头便问：“江，明天下午我们去医院看望玛格丽特，你也去吗？”

“玛格丽特怎么了？”

“前天，她做了截肢手术，她右腿的骨癌已快一年了。”

哦，天！我怎么竟完全不知道！我怎么会、怎么会儿小时，几小时地问问题！怎么会耽误她的午餐时间，怎么会……

呵，玛格丽特瘦了一大圈，一头美丽的金发有些零乱却依旧赋有生命力地垂在肩头。那独有的娴雅依然从她微笑的目光、消瘦的肩膀和托着下巴的手上流露出来。



“你感觉还好吗？”我用这样一句笨拙的话冲开了沉重的空气。“挺好，谢谢你们来看我。”她的声音极微弱无力。“希望你能早日恢复健康，还回我们办公室来。”我把手中的黄水仙花束轻轻地放在床头柜上。“啊，这水仙花这么鲜、这么美哩。谢谢你，江。我最爱水仙了。”

“你知道吗，玛格丽特，我们中国人用水仙象征优雅和高洁。你很像水仙，是的，是这样。”

玛格丽特伸出手轻轻抚摸着花蕊。“水仙花每年寒冬都会开放，不是么？”……

那束水仙花枯萎了。玛格丽特没能再回到我们的办公室。五个星期之后，我看到了系主任签发的讣告。之后，我又看到了关于成立“玛格丽特最优助教奖”的通知。玛格丽特将她 1500 万美元献给系里，作为一年一度奖励助教的基金。

玛格丽特的书桌静静地空着，似乎在忠实地、尽职尽责地等待主人的归来。书桌上方的墙上依然贴着她生前最爱的著名诗篇《假如》：

假如你能使你的每一分钟
充满六十秒有价值的跋涉里程；
你便拥有了整个世界一切寓于你的行为里；
那么，你，
便是一个真正的人！



玫瑰色的眼镜

KGross

“喂，”我说，“你喜欢吗？”

“喜欢什么？”妻说。

“新眼镜。”

她抬起头来，露出了诧异神情，随即说了一句怪话：“我不知道原来你露眼镜。”

“也许，”我打趣说，“你也该戴副眼镜了。”

她顿了大约一秒钟，然后说道：“我现在就露着眼镜。”

这个我一直爱着的女人，这个我当年不用戴眼镜时令我一见钟情的女人，以前是不戴眼镜的。

在那第一个永不能忘的时刻，她有一头褐色的头发，腰围只有46厘米，皮肤洁白无瑕。

而在那次令我神魂颠倒的初瞥中，她以近似浑然着迷的眼神望了我一眼。所有这一切，都在我永恒的初会记忆中永志不忘。

现在，我发现她的头发已混杂了灰丝，她的腰小心地藏在没塞进裤筒里的衬衫下面。

但是相爱的夫妻彼此心里有默契。我们同意彼此修正对爱情的看法，以一种宽厚的眼光互相看对方。



“在我心目中，”她说，“你是没有戴眼镜的。我不能想像一个戴眼镜的你。”

的确，我也不能想像一个戴眼镜的她。我看不出时光流逝的影响，也看不出肉体上的变化。

她仍然是个 24 岁的小精灵，站在我们办公室鸽笼一般的信箱前面躊躇了很久，然后以绝对诚恳的态度转过身来问道：“我的姓名是什么？”

这些印象都历久而弥新。

“你认为怎样？”我问。

“什么认为怎样？”

“我说的是，我们彼此都不能想像对方是戴眼镜的，”我说。她永远不会错过趣笑的机会。“我们已经不再彼此对看了，”她说。

至少我相信这是我心里想说的话。

有时我认为，她说的话其实都是我说的。有时是我把话塞进她的口里。如果她没有说，她可能会说。

人在情感激动的时候，由于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便会发生这种情形。我们常互相把一些事情硬加诸对方。

我们疯狂地互相像护对方的形象。我用她的名义送礼物给人，我代她找借口，没有人在我面前说她的坏话。

说到这里，你可以看出会有发生混乱和麻烦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办法。两个人一起生活——密切地一起生活——彼此推心置腹，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融为一体。（也许她认为有可能，但我不。）



所谓融为一体，一部分就是带她观望，而自己再度发现一切。我第一次带她去巴黎时，我就好像自己也未到过那里似的。我和她在一起，觉得自己再度尝到新鲜滋味。

一部我已看过二十次的电影，如果我单独再去看，我绝难忍受，但是我陪她去看时也感到新鲜。

我知道，如果她喜欢什么，我会特别再去尝试喜欢它，因为我信任她的判断力。如果有一本书我已经看过，而她觉得很好看，我会再看一遍。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的初期，她不大高兴我这样做。她会把书藏起来，指责我侵犯了她在知识方面的隐私。但是渐渐地，她容忍了我在她心房的密室中出现。

有些人——可怜的家伙——认为这是非常沉闷无趣的事——妻子的一句话开始，丈夫就接下去把它说完。

夫妻隔桌相对，对于对方的心意不言而喻。关于电影明星和歌星的看法，彼此都不必说出来。

简言之，这便是意义最深远的婚姻。双方都戴着玫瑰色的眼镜，以宽厚的眼光看对方。

耶利哥的玫瑰

布 宁

古代东方人往往在棺内墓中放一朵耶利哥的玫瑰，表示相



信生命是永恒的，死者能够复活。

奇怪的是，为什么把一团带刺的枯草叫做玫瑰，而且还是耶利哥的玫瑰。这种干硬的沙漠小灌木，就像我们所谓的风滚草，只有在死海以下的砂石中，荒无人迹的西奈山麓，才能看到。

据传说，这名称是那位把可怕的火谷，即犹太旷野一个寸草不生的死亡之谷选为自己的居所的圣徒萨瓦亲自定的。

他把这种刺草奉为复活的象征，并且用他所知道的世上最悦耳的比喻来加以形容。

这种刺草的确神奇。一个朝圣者采了它，带到离它的故土几千里以外的地方去；一年年下来它枯干了，发灰了，没有生气了，可是一放进水中，立刻舒展开来，绽出细小的叶片和粉红色的花朵。

可怜的人心便感到了快乐和安慰：世上没有死，存在过经历过的东西不会灭亡！只要我的心灵，我的爱，我的记忆活着，就不会有离别和失落。

我也是这样安慰自己，在自己心中重现我曾涉足的那些光辉的古国，重现我生命中那些如日中天的美好日子——当时我身强力壮，前程似锦，携带着注定要伴我终生的女子第一次远游，既是新婚旅行，也是朝拜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地。

眼前是处在长年寂静和忘怀的伟大安详中的圣乡——加利利地、犹太众山、五城的盐和硫磺火。

那是春天，路上处处欢快祥和地开着拉结（据《圣经》传说，拉结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之妻）在世的时候开过的同样的银莲花和罂粟花，大地装点着同样的野百合花，天上也同样是《福



音书》的比喻所说的那些无忧无虑的飞鸟在歌唱……

耶利哥的玫瑰，我把我的往昔的根和茎浸入心的活水中，浸入苦恋与柔情的清纯甘露中，于是我珍藏的小草重新令人惊异地吐出嫩芽，推迟了那不可避免的时刻——这露会干，这心会衰，我的耶利哥的玫瑰也将永远被忘尘掩埋。

我觉得我赢了

埃尔顿·约翰

即便这不是一场比赛，我还是觉得——我曾经是我那个街区跑得最快的，甚至超过所有的男孩子，这真把他们气得要命。那时候，我哥哥常用各种各样的赌注引哪些男孩子们来和我赛跑，他们总是说：“嗨，跑就跑，不就是跟个女孩子吗？”

他们以为他们胜我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却不料我每次都把他们赢了，这可把那些男孩子们气坏了！只有一次，虎子在我跑道上扔了个什么东西，把我绊倒，我才没赢。但那毕竟不公平。也许因为我是个女孩子的缘故吧，便认为女孩子什么都不及男孩子，然而他们就想不到，有些事女孩子会比男孩子干得更出色。不过一跑起来，我就什么也不想了，比赛、得胜，都抛到了脑后。我只是专心地听着脚板踏在地面上的声音，把步子迈得大大的……我还听到自己喘气的声音，就连什么时候脸开始泛红也能觉得出来。



然而，这一切都是事故发生以前的事了。

现在，我不能跑了，再也不能跑了。地上传来的只是轮椅下轮胎的摩擦声。有时候一想起这，我的心都碎了。有时如果我一个人在屋里，我甚至会故声大哭。有时事情很怪，即使想哭也哭不出来。我只是心里气恼，恨不能找个人打他一顿。这时，我要么对着母亲大喊大叫，要么把枕头扔得四处都是，要么跟谁也不说话。

我想，这不公平！为什么我的朋友们能到处跑，而我就只能在轮椅里过一辈子吗？我还是个跑得最快的人。

或者，总可以说，我曾经是个跑得最快的。但你知道什么最叫我受不了吗？就是那些连认识都不认识我的人，看到我便说起我来，就像我不在旁边似的。他们说我倒霉，说我有病，说我可怜，一边还摇着脑袋。更有甚者，还在我面前说，好像我什么都不明白似的。

我就爱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他们推着我的轮椅在街上跑，就像开着摩托车一样。我们笑啊，变着法儿地闹啊。大人们说我们是捣乱分子、小捣蛋鬼。可我宁愿让人家叫我小捣蛋鬼，也不愿让人叫我“可怜的病孩儿”！

我再也不能跑了，这让我极为生气；看到别的孩子们赛跑而我却不能，真是感到莫大的难受。可我不能总是为这事哭呀。我不是病得不行，也不是没用的！爸爸劝我，要我勇敢起来，尽管不能跑了，但还可以试着找些其他擅长的事做做。一开始我听不进这些，我总想叫他走开，别理我。

可以后，我就开始下起国际象棋来。昨天晚上，我头一次赢